

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……”一读到这首古诗，人们立刻会想到江南采莲的情景：“于是妖童媛女，荡舟心许；鹄首徐回，兼传羽杯；棹将移而藻挂，船欲动而萍开……”真是景也缠绵，情也缠绵。江南采莲，宛如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情画，看一眼都会令人心醉……

其实，采莲并不限于江南。在江北，在微山湖，采莲同样美丽动人。不过江北采莲，少了些旖旎婉约，多的是粗犷豪放。就像一首高亢激越的交响曲，听了让人怦然心动。

微山湖又名南四湖，位于山东西南，是由微山湖、昭阳湖、南阳湖、独山湖四个彼此相连的湖泊组成。湖上，十万亩荷荡锦铺叠翠，红涌绿翻，连天接云，蔚为壮观。湖民们祖祖辈辈靠捕鱼种荷为生，因此湖上采莲，便成为一道亮丽风景。

微山湖上采莲，多为采摘莲蓬，时间也多在金秋。每到此时，满湖的荷花纷纷飘落，而肥硕的莲蓬则粉墨登场。这时便有许多穿着红着绿的姑娘、小伙，驾着小舟，漂在湖上，一边欢声笑语地采摘莲蓬，一边唱着《采莲歌》：

采莲船儿浪花上漂，拨开荷花看鱼跃。上采莲蓬下采菱，新舱装满绿玛瑙。渔家女儿花一朵，湖上小伙水上蛟。心儿搭起桥一座，歌儿铺出路一条。

这些湖上的姑娘、小伙，个个如花似玉，身手不凡。他们用嘹亮的歌声讴歌生活，用勤劳的双手撷取丰收，也用美



【民间】

□戴永夏

## 微山湖上采莲歌

好的心灵酿造爱情。在他们唱的《采莲谣》中，劳动与爱情得到了完美统一：

七八月里莲蓬香，妹采莲来哥打桨。光顾着听哥唱渔歌哟，莲梗挂破了花衣裳……

你看，天真烂漫的姑娘一边采莲，一边陶醉在爱情之中，那么专注，那么痴迷，连花衣裳

被挂破都不曾察觉……这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纯朴爱情，不正

是世上最真挚的爱吗？还有的青年更加率真大胆，花香四溢的荷丛成了他们幽会的最佳场所，他们的爱情也更加热烈奔放：

七八月里莲蓬香，哥撑船来妹打桨。莲蓬还没打满舱，亲破妹儿的腮帮帮……

除采摘莲蓬外，采莲还有水下采藕，即所谓“崴藕”。因为崴藕比较艰苦，所以一般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干，时间也多在初春和深秋。这时，崴藕人乘船来到荷荡，穿上用牛皮缝制的上下身连在一起的皮衣，下到一两米深的水中，用脚试探着找藕。一碰到埋在泥中的莲藕，便将其踩下来，再用特制的带有木柄的铁钩子挑到水面上，装入船舱中。男人在水中崴藕，船上的情妹便心痛地唱道：

春水绿，春水凉，崴藕的哥哥下荷塘。黑黑的哥哥崴出

白白的藕，一棵一棵漂水上。凉水冰着哥哥的身，船上的情妹疼得慌……

“哥哥”在湖中崴藕，情妹在船上担心，生怕冰凉的湖水使他着凉，让她“疼得慌”。而“哥哥”听着这暖心的叮嘱和甜美的歌声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有了心上人的疼爱关心，水再凉也不怵，活再累也不怕，天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！

当然，在过去，青年男女的恋情也有受到家庭阻挠、很不如意的时候。这时，采莲的小伙会一边采莲，一边忧伤地唱道：

微湖水水哟清又清，哥哥唱歌妹来听。哥被关进深宅中，好似小鸟入牢笼。人分两地情不断，传情捎话靠清风。

歌声被情妹听到后，她便毫不犹豫地唱道：

微湖水水哟浑又浑，妹妹思念心上人。只要哥哥心不冷，快摸板斧劈牢门！远走他乡出牢笼，情哥情妹配成婚。

听，这妹子用情是多么专一，性格是多么爽直，又是多么勇敢无畏！她让困惑中的情哥壮起胆来，举起板斧，劈开束缚爱情的“牢门”，跟她一起远走他乡，为追求幸福的爱情不惜一切！这就是湖区姑娘的性格，这就是微山湖采莲女的脾气。这样的姑娘，怎能不人人见人爱？

微山湖上的莲，年年在采；劳动的歌儿，天天在唱。微山湖的湖民，就是唱着这心中的歌，去营造爱情和幸福，开辟美好的未来……

【旧时光】

## 5元钱的风波

□田世斌口述 田一涵整理

5元钱，面额着实不大。一般情况，谁也不会为5元钱斤斤计较，争争吵吵。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不同啦。

1960年，我刚开始服兵役，每月的津贴是6元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当兵吃粮，扛枪打仗，吃穿是不要钱的。手里每月有6元钱的收入，我真是心花怒放，我有钱啦，这钱怎么花呀？我算计着怎么省钱，我的小算盘是每月花1元左右，买牙膏牙刷、信封信纸什么的；省下5元钱存起来，帮助家人和亲属。

就是这个时候，我老家的叔兄弟，生明（化名）的眼睛出了问题，快要看不见东西了。那时缺医少药，农村生活困难也无钱医治，对他的打击特别大，对人生丧失信心，要死要活的。后来看到村里来了瞎子卖唱的，用现在的话就是盲人表演节目，拉琴奏乐，唱戏曲选段。这让我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眼睛看不见，还可以学学这个维持生活。他想学拉琴，这就需要买二胡，但是没有钱呀！

他就想到我，写信向我求援。我想兄弟都这样了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，就从积攒的津贴费中拿出5元钱寄给他。怎么寄呢？公开填汇单寄5元钱太寒碜，感觉没面子。我思来想去，就悄悄地糊一个牛皮纸大信封，写好信，把5元钱展开，用信纸包好，放在牛皮纸信封里。这样就是把信封对着阳光看，也发现不了里面有5元钱。按当时规定平

信里是不允许夹钱的，我就这样冒着风险把信寄走了。

没想到，信到家后却引来一场风波。我的婶子体弱多病，患有肺气肿和严重的哮喘病，长年卧炕不起（胶东睡火炕）。赶巧那天信是她收到的，她一字不识，根本不知道信上写的啥，可看到里面有5元钱，就如获至宝偷偷藏起来，只把信给了生明。

我弟回家托人看信后，知道信里夹着5元钱，问她拆信见到5元钱没有，她一口咬定没见到。我弟弟不信吵着向她要，她就说没有，娘俩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弟弟把一个病娘从炕这边抱到炕那边来回找，也不见5元钱，就气呼呼出门去二爷家告他娘的状。二爷听后说：你哥哥肯定捐回5元钱啦，但你妈是穷极了，舍不得给你，你就别找啦。我弟弟才不甘心地放弃了。我婶子究竟把5元钱藏在哪儿了呢？婶子肺气肿哮喘病特别严重，白天跪坐在炕上， she就把5元钱折叠好夹在腿弯处，我弟弟抱她也掉不出来。

5元钱找不到，他就写信向我诉苦，我又以同样方法寄回5元钱，总算了却了他的心愿。

5元钱的故事说完了，可我心潮澎湃、感慨万千，5元钱表现出那时人们的生活状态，也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。现在人们生活好了幸福了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不能忘记过去。



【老照片】

## 回不去的青春年华

□侯月利

这张照片摄于1963年中考结束的当天。

我们六人都是福山三中的应届毕业生，又是同一个完小的小学同学，一起参加中考。考试结束后，我们相约一起去了福山唯一的照相馆，留下了这张永恒的青春影像。

那时，我们个个生龙活虎，朝气蓬勃，都怀着进一步深造的梦想。不想我们六个人没有一个被录取。那时的中考比现在的高考都难。那年全县只招收两个高中班，我们学校两个初三毕业班只录取了4人，一名烈士子女是保送的；一名功臣子女加了分；只有一名同学考上了高中；一名考取了中专。

后来，照片上的六个人中，一位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装，一位在县剧团发挥他的特长，其余四人都担任了小学民办教师。

笔者（前排中间）在一场事故中不幸导致高位截瘫，那时我还不到26岁，虽然我失去了三分之二身体的功能（肚脐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），失去了自由，但是，我还年轻，不能躺在床上混吃等死。住院期间，有的大夫建议我学一门外语，在家里翻译资料和小小说；也有人提议我学中医，为人医疗病痛，同时也可以贴补家用……

我捶打着两条再不能踏上讲台的死腿，痛苦地思考、挣扎，最后选择了不需要身体条件的辅助学生学习的“课堂”——为儿童报刊写一些知识性的儿歌、童话等，来帮助孩子们学习，直到今天。

今年3月的一天，照片上的三位同学相约来看我，大家都已年过古稀，满脸“菊花开”，青丝变白发。瞅着这张散发着青春活力的照片，大家百感交集，回不去的青春年华啊，转眼就是一辈子。

【往事】

## 抗战老兵孙鲁光

□孙金龙口述 张全文整理

民国时期，寿南县西南十七里之遥，有个百十户的村子名叫“三元孙”，其中孙兰圃家有良田百余亩，开着油坊，雇着伙计。孙兰膝下有一独子名“树桂”。

这树桂自幼聪明伶俐，先是上了私塾，接着读了县学，后来又到省城应考，榜上有名。来到济南之后，衣食住行花销增加，树桂免不了时常写信要钱。可后来这钱要得越来越频繁，树桂的钱都花在了哪儿？

说来话长。1933年的省城济南，军阀混战。在校园里，树桂和同学在一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下，逐渐接受了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事物。他积极参与闹学潮，夜幕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“贴标语”，“撒传单”，由于思想进步，行动积极，不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来转入艰苦的地下工作。目睹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，树桂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便打起了家里的主意。这才一而再、再而三编造谎言写信要钱。孙树桂拿着父亲让自己上学的钱，有力支援了党组织。却不知道，父亲在老家为了筹备学费，甚至连地都卖了许多。

后来孙树桂改名孙鲁光，正式参加了八路军，在鲁中军区任职。到了1942年，孙鲁光已升为团长。这年10月，驻扎在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参谋部，调集第32师团、第59师团和独立混合第五旅团、第六旅团，共计1.5万人，入侵沂水、莒县、临沂、蒙阴、临朐等地，这里正是我山东八路军鲁中山区根据地。日寇采用“分进合击”、“铁壁合围”、“拉网式”军事打击，妄图达到聚歼八路军有生力量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。战斗从清晨打响，鬼子分兵多路蜂拥包抄山东纵队军区机关南墙峪。为了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，孙鲁光指挥鲁中军区独立团，以2个连的兵力，抵御日伪军五千之众，激战大半天，在给敌人重大杀伤的同时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孙鲁光团长也身负重伤。

战斗停歇时，孙鲁光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处秫秸堆，于是他拖着受伤的身体爬进里面藏好。刚藏好，说来也巧，只见邻近村里一位老大爷推着独轮车来拉秫秸，老人拉起一捆秫秸，意外发现了受伤的孙鲁光，老人定睛一看是打鬼子的八路，他急中生智，二话没说，拿秫秸重新盖了盖，随后捡了几捆装在车上，不慌不忙推走了。刚走不久，几个日伪军的搜索队吆吆喝喝过来了，也没在意秫秸堆就走了过去。

孙鲁光侥幸躲过了一劫，可伤口疼痛得越来越厉害，好不容易熬过了太阳落山，他支撑着受伤的身体慢慢爬起来，刚想拉开秫秸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原来是刚才拉秫秸的大爷回来了。大爷扶孙鲁光上了独轮车，又盖上几捆秫秸，趁着夜色，老人嘎吱嘎吱推着独轮车，载着孙鲁光来到了家里。

孙鲁光在大爷家一住就是二十多天，在大爷、大娘的精心调理下，伤势很快恢复，返回部队之前，孙鲁光把大爷大娘的地址、名字默默牢记在心里，在一个夜晚，见二位老人安睡了，他重重磕了几个响头，然后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找部队去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孙鲁光脱下军装，受党的委托，转业任东北三省铁路局局长等职。任职期间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沂蒙老区救过他的大爷、大娘，然而由于工作繁忙，多次想去却不便看望二老。为此，只好委托秘书，每年从自己的薪金里拿出部分钱款寄给二老，用以贴补家用，直至二老过世。